



餓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之一

人

周楞伽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 × × × × × × × × ×

× × × × × × × ×

餓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之一

周楞伽著

人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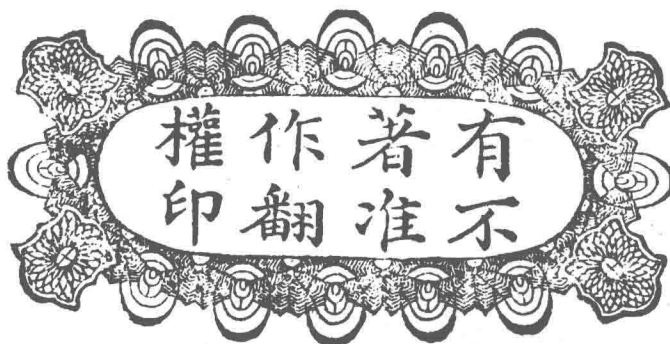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發行

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審字第七六四號

文藝 雜刊 餓 人 (全一冊)

◎定價銀二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者 周 楞 伽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自序

我雖然常寫一些小說之類的東西，但卻不會寫序文。因為一個人在寫序文時的心理，一定和寫小說時不同。儘管他寫小說的態度是嚴肅的，但一到寫序文時，却總不免有一些功利心，只想把自己的好處指給人家看，猶之乎打拳頭賣膏藥的人喊「刮刮叫」。這是我所做不來的。

我在這裏所能告訴讀者諸君的只是這四篇小說，都是我的初期作品，並不是成功作。至於把它刊印成集，那不過打算給生活留下一些痕跡而已！

「餓人」一篇，在新中華上發表後不久，春光雜誌上便有一位孟克先生加以批評。他批評態度的誠懇，是我非常感謝的，但可惜有些把問題弄成機械化去理解了，尤其是對篇中的人物和環境，都缺少充分的了解。只有關於工廠那一段，却批評得很對。我對於工人生活實在太隔膜了，以後預備細細考察一下。現在，特趁結集的機會，加以修正，並謝謝孟克先生。

這四篇小說全用的第一人稱寫法，也許不免有人要目為取巧偷懶，但我却是借此鍛鍊我的技巧。現在技巧已有幾分鍛鍊了，從今以後，我將改換一番作風，多多應用第三人稱寫法同時

並將於可能範圍內，努力的接近新寫實主義。

一九三四年九月

楞伽



上

輯

餓人目次

自序

上輯

餓人……………(一)

剩餘者……………(四五)

下輯

永久的感傷……………(五九)

小貓……………(八一)

餓人

這兒是上海。上海的夜真够熱鬧！半空裏，紅的、綠的、藍的、白的燈，一連串兒的，掛着、動着、變着、亮着，像一團大火球，燒得半天紅。馬路上，到處都透明雪亮，有福的少爺、老闆，剛從館子裏出來，滿臉通紅，邊走邊把牙杖兒剔着牙；有福的太太、奶奶、小姐，身架兒裹在厚厚的皮大氅裏邊，高跟鞋底兒各答各答的，小眼珠兒儘衝店舖的玻璃窗裏溜，腰身兒一扭，就散出來一陣香風。路的當中，「嗞嗞！」——一部電車輪兒滑過去啦，又一「叭叭！」——緊釘上來部汽車輪兒，撒下個很濃很臭的烟屁。店舖裏，東邊的燈彩牌樓下邊，掛着一隻無線電收音機，咕啾咕囉的播送着王无能的哭妙根篤爺，西邊的燈彩牌樓上邊，軍樂隊的銅鼓喇叭在合奏着梅花三弄：「鑿！鑿！鑿！底噠！噠！底！」可是俺們一家五口子的小性命兒却都快要餓死啦！

把一張花了五個銅子兒請馬路旁擺測字攤的誠則靈寫的地狀兒鋪到了地上，四角壓着四塊石頭，俺們一家兒就全直蹶蹶的跪了下來，等候那夥有福的少爺、老闆、太太、奶奶、小姐吃喝够了，買够了東西過身時，扔下幾個銅子兒，好讓俺們多捱上幾天命。

『哈！又一個告地狀的。』一個西裝小夥子，低下腦杓兒來，瞧了瞧地上，這麼說啦。嘴裏邊衝出來一股酒氣，臉袋兒紅紅的。

『別理他，準又是哄人的，誰瞧不出他那一套？』站在那小夥子旁邊的一個戴鴨舌帽的傢伙，亮出一條胳膊兒來，勾住了那小夥子的脖梗兒，打從俺的地狀兒上邊跨了過去，就走開啦。

大風呼呼的颳着，颳得店舖裏的大減價旗在半空中打游飛，颳得俺的身架兒在短打裏直打哆嗦，鼻根子裏儘往下淌清水涕兒。俺別轉臉袋兒去瞧身邊：身邊跪着的是俺渾家，她的磕膝蓋兒碰在地上，胸脯兒前邊可還在乳着九個月的三妞兒。在她旁邊跪着大喜子、二喜子，枯黃的臉，眼裏沒得光，跟他們媽一樣，也許俺的臉袋兒比他們更要難瞧點兒。天知道！俺們一家兒跟死就只隔一條線啦！

人的腿，狗的腿，娘兒們光溜溜的腿，少爺老闆們藏在西裝褲裏邊的腿，一條條打從俺眼前過去，可就很少有人扔下一個銅子兒來。離開俺跪着不遠的地方，有一片水果店，在做着應時生意，賣糖炒栗子。一隻挺大的行竈上擱着一口挺大的砂鍋，竈肚裏火根兒直往上擡，一個精壯的漢子握着柄大鏟，把鍋裏的栗子跟黑砂鏟得一片聲響。攤頭上擺着隻留聲機器兒，唱着小達子

的狸貓換太子，圍着買的聽的人真多，銅子兒叮叮噹噹的在俺耳根邊響成一片，栗子殼常常扔到俺身上來。喝！那夥人真有福！吃喝飽了不算，還有錢買閒食。俺就猜不出他們幹嗎不肯分出一點兒買閒食的錢來布施布施俺。

俺剛這麼咕囉着，驀地肚子裏咕嚕嚕的響了起來。這聲音，來得也正是時候。俺還是打清早啃了半塊大餅，這當兒早就耽心着要鬧饑荒啦。可是，瞧一瞧地上，俺的心就冷下了半截。地上只有三個銅子兒。這够什麼用？頂多也只能買一個饅頭。一個饅頭，要塞飽俺們一家五口子的肚子，可不是做夢？俺攔不住歎了口長氣，擡起頭來，鼻根子裏却鑽進來一股異香。嘻！俺早先倒沒留意，原來那邊還有一片清真教門的天津館開着哩。門前一張作桌，幾個夥計圍在一起做蟹粉包子，一大盆蟹粉正對俺後腦杓兒擺着，可就沒得進俺的嘴！作桌後邊便是火倉，香氣就打那兒散發出來。也不知道在燒些什麼，那味兒真像從俺家鄉來的，有葱、有蒜、有牛肉、也有羊肉，叫俺越聞越不受用，肚子裏翻江倒海似的擾着。唉！多僥得讓俺嘗一嘗那味兒，俺就是死了也甘心啦！

喔！了不得！俺今兒纔知道餓有這麼難受。俺跪在地上，肚子裏邊的腸胃就像有刀在扎着一樣，老是發痛，胸口却又像擱着一盆火，耳根邊儘噓噓的響着，眼面前也模糊了起來。媽的，俺情願

做炮灰，死在炮口上，却不願這麼餓死，躺在人眼裏出醜。俺攢着一股勁兒，硬掙着，要像早先那樣跪得直蹶蹶的，可是身架兒却由不得俺作主的直往下歪。歪着，歪着，也不知怎麼一來，俺就跟一隻龍蝦一樣，橫倒在地上，喉管裏哇的一聲，吐出來一大灘黃水。這當兒，恰巧走過來一個裹着皮大氅的太太，瞧見了俺那模樣兒，趕緊從口袋裏邊掏出塊香水手帕來，蒙着鼻根子，吐了口唾沫，就衝俺罵：

『該死的鴉片烟鬼！』

俺熬不住氣往上炸。媽的！吹鴉片烟，俺可沒這種天官賜你別貧嘴薄舌的血口噴人！俺落難到這步田地，是誰害了俺，俺肚子裏透明雪亮，說得出個冤頭債主來，可不是俺不成器。俺只有聽憑那夥有錢的人來冤俺，作踐俺，眼孔裏儘點點滴滴地淌淚水兒。

俺的眼前又模糊啦。在這含着兩包淚水兒的模糊的眼前邊，種種過去的事兒全閃現了出來，絞痛着俺的心，絞痛着俺的腸胃，就像有刀在俺肚子裏邊扎着一樣。

這已經是兩年前的事了。俺的老家是在山東掖縣鄉下，俺原先是種田的，佃着人家廿多畝

田，每年收下來的穀子，除了還租，還够俺們一家兒嚼吃。這一年，整個山東省裏都在鬧旱荒，又從沂屬一帶飛來不少蝗蟲，把禾苗咬了個精光。俺們一鄉人全焦急得什麼似的。荒是報過了，官廳也下鄉來踏勘過了，可就沒得個辦法，田主們却還要十足收租，一釘點兒都不肯讓，這就成了個僵局。俺們個個心裏邊都直煎熬，飯是要吃的，錢可沒有，儘悶在家裏跟渾家淘氣也不成事兒，便只有到茶棚裏去談閒天，消消心頭的厭氣。可沒料到竟會碰着個巧蹤兒。

有一天，俺正跟自淘夥裏的同伴在茶棚裏天南地北的瞎扯談，冷不防從外邊走進個高個兒的老鄉來，穿着身嶄新的行頭，一進棚，就衝俺們喊弟兄，把俺們喊得全站了起來，眼白巴巴的對他瞧。瞧他的臉袋兒是很熟的，却想不出他是誰，這就鬧得俺們全攢了迷兒啦。猛的他把鼻翅兒一張，嗡嗡的響了兩響，又高聲打了個哈哈，這纔打破了俺們的啞謎。俺們大夥兒攔不住都歡呼了起來。

『噏鼻老海回來啦。』

提起了噏鼻老海，四五年前，不但在俺們鄉下，就是按縣城裏，也大大的有名。他名義上跟俺們一樣種田，可是他却另有他的生財法門，聚賭抽頭，總少不了他的分兒，沒有一家賭場裏的

人頭他不熟的。也就爲了聚賭，有一次，跟一個賭客在賭場裏起鬨，打破了那賭客的頭，身上背了風火，沒奈何只得亡命去闖關東，好幾年沒得信息，人們差不多全已把他忘掉，沒想到他會猛可裏闖將出來。瞧他身上的行頭穿得這麼挺，光景準是大大的撈了一票回來啦。站在俺身邊的快嘴老張性子頂急，熬不住衝他說：

『老海哥，發了財嗎？恭喜你行時。』

噲鼻老海儘噲着鼻子說『哪兒哪兒，』臉袋兒上可掛出了招牌，滿透着得意。俺們瞧了他那模樣兒，就更拿穩他是發了財啦，便捧鳳凰似的把他捧到當中坐下，圍着他，攛掇他攤海底，好叫俺們也多認一些兒發財經絡。噲鼻老海倒很爽直，他先打了個哈哈開場，便一五一十的說起來啦。

『噲噲！你們再別相信老古話，老古話多半是哄人的，什麼「出門一里，不如家裏」，真是他媽的黃鼠狼的連環屁！噲噲！俺全虧闖這一趟關東，纔闖上了運道兒，要是瞥着頭頸，縮在家裏，那就壓根兒一世莫想有出息。那一年，俺背了風火，搭着海船出外去闖，滿以爲往後作準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爹娘啦，沒想到一到關果，就撞上了活路。那兒只有一股冷勁兒難受，別的可真行！只說

那空廢着沒人開墾的田地，就說不清有多少數兒。俺到了那兒，找着個熟人，託他作保，往官廳裏填了張牌照，便容容易易的獨個兒領過十多晌田來，又貸了些兒本，種着稻，種着高粱，種着大豆。第一年，收成就多得叫人不相信，把貸本地租還了，還落下百多塊錢。往後一年比一年收得多，一連五年種下來，連俺自家兒都快認不得自家兒啦。你們瞧，在家可趕得上出門嗎？噲噲！

俺們拉長了耳根，聽他這麼說，就像聽着山海經一樣。聽完了，大夥兒心裏邊全熱刺刺的，差點兒沒叫饞涎兒給掛下來。十多晌田，雖不知道有幾多寬闊，可是，每年能落下百多塊錢，那就比俺們種的田強得多。這麼容易發財的地方，要不趕去趁熱鬧，却守着這塊給蝗蟲咬穿的地皮，可不成了傻瓜嗎？不過俺們從沒闖過關東，不明白那邊的一長二短，心頭還免不掉看些兒盤扭。所以，悶了半晌，就有人問話啦：

『聽說關外紅鬍子多得很哩，到那兒去種田，不怕他們合了夥來搶嗎？』

『噲噲！紅鬍子哈！』噲鼻老海笑啦。『不錯，那是有的。不過現在已經沒得從前那麼多，而且他們眼孔大，老釘着那夥採參客跟辦皮貨的下手放盤兒，像俺們種田的，壓根兒瞧不上眼，除非發了極，纔來幹上這麼一手，要不然，憑你青紗帳兒長得多麼高，也像不會瞧見的一樣。俺再告訴

你們個巧蹤兒！俺這趟離開關東的當兒，打從吉林省裏過身，就聽得三姓堡、萬寶山那兒有人在召人墾田，幾百晌上好的田，每年一晌的租銀，還不到五張奉票，又沒得蝗蟲，又沒得水旱天災，這真是個上好的機會。噲噲！只要你們肯去，俺敢包你們準會跟俺一樣發財的。』

俺們再沒得多說的啦，各人心裏邊全在打算着，什麼跟田主退佃，怎麼跟噲鼻老海飄洋過海的去闖關東，怎麼租田耕種，怎麼攢錢發財，就像眼前邊已經有一大堆白花花的銀子攔着一樣。俺們大夥兒熬不住都鬧起了一聲說：

『作準走吧。老海哥，你多早晚起盤兒，請過來關照俺們一聲。』

噲鼻老海一疊聲的答應着。俺們十多個人走出茶棚來，覺得天都變了顏色啦。一顆心儘在腔子裏歡蹦蹦亂跳得沒個停歇。當天就全帶了租契，到田主那兒去退佃，跟田主拌了好一會嘴，纔把佃東關係解掉；又各自回到屋裏，把屋裏的東西，當的當，賣的賣，擄掇了好多天，辦了個有頭有緒。恰好噲鼻老海過來關照俺們起盤兒啦，俺們一夥兒十多個人，便僱了十來部騾車，每人帶了一房家小，跟噲鼻老海闖關東去。

時候是秋末冬初，天是晴的，却颳着大風，半空中飛舞着黃沙，衝人嘴眼鼻裏直鑽。路兩旁，全

是一簇簇的樹林子，落葉鋪滿了一地。驟蹄得得的響着，車兒一歪一斜的，顛得人坐不穩身子。俺坐在車上，瞧着身旁的渾家跟兩個兒子，心裏只覺得歡樂。過去的日子作算是死了吧，俺們一家兒往後可得重新做人啦。當夜俺們在龍口打尖。第二天，便從龍口坐了東洋小火輪到煙台，再搭船往大連。

這還是俺第一趟瞧見海。海可真闊大哇！一片青天壓在俺頭上，天空裏飛着幾朵白雲。海水是黑色的。瞧着遠遠的幾隻海船，就像螞蝗兒一樣，只有一釘點兒影子。可是瞧也只瞧了這麼一天。小火輪到了煙台，搭上什麼皇后丸，俺們這一夥人，便都縮在底層統艙裏，豬那麼擠着，聞臭氣，伸不出頭來。有幾個人不慣那麼顛，犯暈船病，嘴裏邊嘔出來的腌臢東西沒地方承受，就淋淋漓漓的嘔了人一身。那給嘔着的人，也只有自認晦氣，悄沒聲兒的卸下甲來，自家兒擄掇乾淨。真的，誰叫你沒錢，沒錢就得活受罪，怨不得人。

好容易，捱了兩天，纔捱到大連，脫離了那活地獄，重新瞧見天光。俺們大夥兒攔不住都吐了口長氣。眼前已經是關東地界啦。可是，怎麼着？這大連，就活像是個東洋地方，連馬路上站崗的都是東洋人。俺越瞧越氣悶，熬不住衝着鼻老海問：